



中级的同学开心地展示他们的国画作品 李双倾摄

## 学好中文 需把住“三关”

陈水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价值不断彰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其中，华裔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更是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如何引导华裔青少年学好中文，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认为需要把握住以下“三关”。

一是要把住“家庭关”。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华文教育更是如此。较其他族裔的孩子而言，华裔青少年所在家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是其学好中文的先天优势。然而，现实中不少华裔家庭并没有用好这一优势，而是将学好中文的希望寄托在华文学校上。比如，有的家长周末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学习，但是下了课之后，与孩子交流却多用当地语言，很少有意识地与孩子一起使用中文。语言学习并非易事，如果仅仅依靠每周的几节中文课，是很难学好中文的。所以，华侨华人重视华文教育，首先要从家庭做起，从长辈们的身体力行开始，在家庭生活中营造一个学中文、用中文的良好氛围，让讲中文真正成为一种家庭习惯。

二是要把住“学校关”。华文学校是华裔青少年系统学习中文的主要渠道，也承载着广大侨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梦想。因此华文学校要抓住机遇，在强化办学效果上下功夫，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强化办学效果要着重抓好管理、教学与考核这三个环节。以考核为例，目前有不少华校秉承“宽进宽出”的原则，即只要孩子愿意来学习中文即可，期末或者毕业时较少进行严格的考核评估。“宽进”意在扩大生源，鼓励更多孩子学习中文，这无可厚非；但是，“宽出”从长远来讲不利于把握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所以，还是要坚持“宽严相济”之法，以适当的考核评估来倒逼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不断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三是要把住“游教关”。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广大华裔青少年生长在海外，“为什么要学中文”“学中文有何用处”等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有针对性地组织华裔青少年回国学习交流和参观考察，是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之一。这是因为，通过回国参访，不仅能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蓬勃发展的“中国速度”，认识到学习中文所蕴含的人生机遇，而且还能让他们充分体悟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所以，针对华裔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中文学习，还要注意抓好“游教关”。一方面，有条件的家长要利用假期多带孩子回国探亲、学习与游览；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以邀请更多的优秀华裔青少年回国学习交流与参观考察，发挥引导示范效应。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文化司副调研员)



刘召明在教学生打太极拳

## 回答 “土耳其之问”

刘召明

“老师，你吃过昆虫吗？”  
“老师，你吃过狗肉吗？”  
……

说实话，在土耳其埃吉耶斯大学中文系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最令我尴尬的不是怎么教汉语，而是怎么回答这些“土耳其之问”。

由于中土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土耳其人对中国有误解。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堂课上，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用英语问我：“老师，你吃过昆虫吗？吃过狗肉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的课堂教学设计完全被打乱了。尽管之前我知道，他们不吃昆虫、狗肉和猪肉，也难以理解、接受别人食用，但他们当面问我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我接二连三否认吃过昆虫和狗肉后，他们说从土耳其的电视上，看到有的中国人吃昆虫、吃狗肉，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对外国人来说，文化上的亲近，是学好汉语的前提之一。如何才能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阂呢？我觉得饮食文化是一座桥梁。所以每逢周末，我就请他们去我的公寓一起包饺子、做中国菜，没想到学生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菜，觉得中国菜很好吃、很健康。而且他们经常去超市买菜后，直接拿到我家，一边做饭，一边学汉语。后来，到中国留学的土耳其学生说，正是因为之前经常吃我做的中国菜，所以能很快适应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在埃吉耶斯大学，每年12月中文系都会举办“中国美食节”。中国老师会包饺子，炒几大盆辣子鸡和酸辣土豆丝，土耳其学生也会做一些面点，在文学院教学楼大厅里售卖。往往不到1个小时，全部的饭菜即可售罄。所得的收入，常常用于来年5月举办的“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日”是中文系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典。学生们往往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排练节目，如中国舞蹈、中文歌曲、绕口令、背诵唐诗等。每年我也会花1个半月的时间，教习学生太极拳，然后一起登台表演。业余时间，我还教习学生书法。我教过的学生已连续两届获得了土耳其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正是因为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学生对中国文化越来越了解，对汉语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经过4年的相处，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而我也熟悉适应了土耳其的文化。我不仅有了众多情谊深厚的土耳其学生，也结识了许多难舍难分的当地朋友。离开土耳其已经半年多了，同学们对中国充满好奇的面孔依然不时在脑海中浮现。我想，文化植根于人心。不管彼此间文化的差异多大，只要积极搭建心灵的桥梁，就一定能跨过文化的鸿沟，再难学习的语言也会变得容易。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 500名国际学生 参加川大国际课程周

日前，四川大学第六届国际课程周在该校3个校区同时举行，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筑波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和近500名国际学生参加了“实践及国际课程周”。他们和川大师生一起学习全英文国际课程和参加多场学术讲座，课程内容涵盖文、理、工、医多个学科门类。同时，川大30个学院(部处)开设了32个不同主题的“国际交流营”活动。其中，在中国书法研究与交流活动中，来自根特大学、鲁汶大学等校的同学与四川大学同学一起学习中国书法和汉字；在“哈佛交流营”中，来自哈佛大学的学生与四川大学的学生一道学汉语、识汉字，听中国传统讲学，学习中国功夫。

(王俊)



图为中国艺术课上，国际学生学习制作皮影。

## 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 发现汉语之美

黄诗雅 陈颖妍

“我们从小在海外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2017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语言文化营开幕式上，来自摩洛哥的小营员宋蕊秀说，“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但我们的内心最深处跳动的依然是一颗中国心。”

据承办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德忠介绍，语言文化营的141名营员来自五大洲9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在你们的家庭成员中，或许全部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就是你们的根系所在。这也正是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命名的原因。希望你们在北京多走走、多看看，发现汉语的美妙，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贾德忠说。

### “说中文更亲切”

12岁的李沛岩来自英国，父母是华裔。她从6岁起在家里学习中文，现在还在中文学校学中文，汉语基础比其他同学好。李沛岩觉得说中文比说英文来得亲切，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而且说中文的感觉比较亲切，这也是一种对祖国表达情感的方式”。

李沛岩活泼好动，喜欢通过学中文来结交朋友，在父母的鼓励下参加了本次夏令营，希望借此活动认识更多新朋友。“这个夏令营上课很愉快，能够学到平常在家里接触不到的中文。学习方式也和英国一样，着重自觉自学，不用背读文章。学习内容以生活科学为主，老师的授课方式也像家人朋友在一起聊天，没有必须每天完成作业的压力。”李沛岩说。

来自美国的许叶星怡今年13岁。她生于中国，在美国读幼儿园，后来又返回中国读小学一、二年级，随后又回到美国读小学。每到周六、日，许叶星怡会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她希望借这个暑假回中国参加夏令营来提高中文水平。“这个夏令营的好处是融合中西教育，书法、武术、舞蹈等林林总总的课程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且学习环境轻松，使人快乐。”

“决定我们身份的，是书写在基因里的东方气质，流淌在血管里的中华精神。”新西兰领队老师卡丽(Carrie)希望各位同学在夏令营期间，用心学习和参观，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利用这些来自东方的智慧和智慧，使世界变得更加多元、更美好。

### “最难的是中文写作”

尽管李沛岩的家庭对中文十分重视，即使移民到英国，在家也是以中文为第一语言，她在中文学习上还是会遇到困难：“有人说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读写是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同一个汉字的意思和发音也可能不同，这是让我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也是我最

需要克服的困难。”

同样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的许叶星怡接受东西方两种教育，对中英两种语言的学习有自己的看法：“相比起来，我觉得中文更难些，每个字的历史、释义都不同，词汇也更多，掌握一定量的生字才可以做到表达精准。”

另一位来自德国的营员张君翼现年14岁，曾在中文学校学习过两年中文。“我主要在家自学中文，对我来说学习不是太难，因为我从小就在中文环境下长大。在我看来，最难的部分是中文写作，因为在德国没有太多练习写汉字的机会。”

### 跳出课本教学生

苑芮菲是清华大学对外汉语老师，担任本次夏令营初级的汉语老师。而初级班上近一半华裔学生对汉字几乎是“目不识丁”。面对这种状况，苑芮菲并没有气馁，而是耐心地教导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尝试跟着汉语拼音读课。

苑芮菲认为教汉语的关键在于经验。她曾在新加坡生活3年，教当地华裔青少年汉语。回国后她在清华大学继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只不过学生都是成年人。作为两个年龄段学生的老师，她笑言自己比较喜欢教育青少年，因为青少年会感受到老师所付出的真心，和老师的距离更近。苑芮菲认为：“通过夏令营在短期内要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比较困难。然而，对于初级班学生而言，夏令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中华文化的平台，进而可以增强学中文的兴趣。”

在夏令营担当高级班汉语老师的李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在李瑶看来，教海外华裔学生，需要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多交流，尽量减少作业。学生们在非上课时间出外参观名胜古迹，李瑶会把握这个机会，待学生们回来以后问他们关于北京名胜的知识，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很享受教这些学生的过程，因为他们十分主动。只要打开话题，老师便可以与学生有互动。但教学也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时候，不能只是照本宣科地教学生。”李瑶说。

## 跟随中国导师学书法

桥本侑马

给我们看。我们一边欣赏作品，一边听老师讲课。从已经装裱好的作品中，我们能学习墨色、笔法、章法的运用和落款的写法等。朱老师又是篆刻家，作品用章特别讲究。他把用印作为书法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哪里钤印？哪里留白？哪里用朱文？哪里用白文？我从中学学习到很多知识。就日本书道而言，一件作品盖一到两个印章是很常见的，朱老师的作品则是在很多地方盖印，印章的艺术美丰富了书法作品，我觉得印章和盖印方法也是书法艺术的一部分。朱老师也常说，印章是书法作品的一部分，应该好好学习和运用。朱老师的书法作品就达到了书法和印章的和谐，非常优雅古朴。如朱老师这样的书法和印章浑然成为一体的作品在日本很少。因为在日本，学书法的只学书法，学印章的只学印章。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空海与唐代书风研究”，这个题目是朱老师和我商量之后确定下来的。作为一名日本学生，学习空海的书法，厘清他的书法风格，对研究日本追求晋唐书风的传统十分有帮助。

毕业后，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厅举办了毕业展，展出了我在朱老师指导下临摹的《兰亭序》《千字文》等经典名作以及我自己创作的篆书、隶书、行书、草书作品。朱老师题写了展名，并赠我一副有禅意的对联：“闲寻野寺听秋水，特酌山醪读古书”，这是对我极大的鞭策。

回日本以后，我想运用在中国学习到的书法知识，传播中国书法。非常感谢朱老师这3年间的指导，我从心里深深感谢我的中国导师。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日本留学生)



桥本侑马(左)在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我是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已逾3年。在日本时，我就想来中国学习书法。为了学到地道的书法，我先在汉语进修学院学习了半年汉语，在这期间，我知道了朱天曙老师。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时，有幸看到朱老师的作品。他的作品有一种天然的古意，不经意间流露出苍秀雄浑的美，和我对书法的理解非常接近。汉语进修生的课程结束后，我申请了北京语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很荣幸地成为朱老师指导下的第一位书法专业的外国硕士生。

我的汉语听力不好，老师使用简单的汉语给我讲解关于书法的各种知识，渐渐地，我能听懂老师讲的专业课了。

我在早稻田大学上学时，如果临摹颜真卿的行书，遇到原作中写错和涂改的地方，按日本教学的惯例，一般不临摹。可是朱老师说，写错的部分也有艺术感，也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我也仿照朱老师，临摹原作中写错的地方。我的字有时写得很大，运笔和笔意很激烈，失去了古人的雅意。师从朱老师学习中国书法使我慢慢地明白：中国的书法很重视文雅，雅正是中国书法的基本属性。有的时候，朱老师把书法作品带来